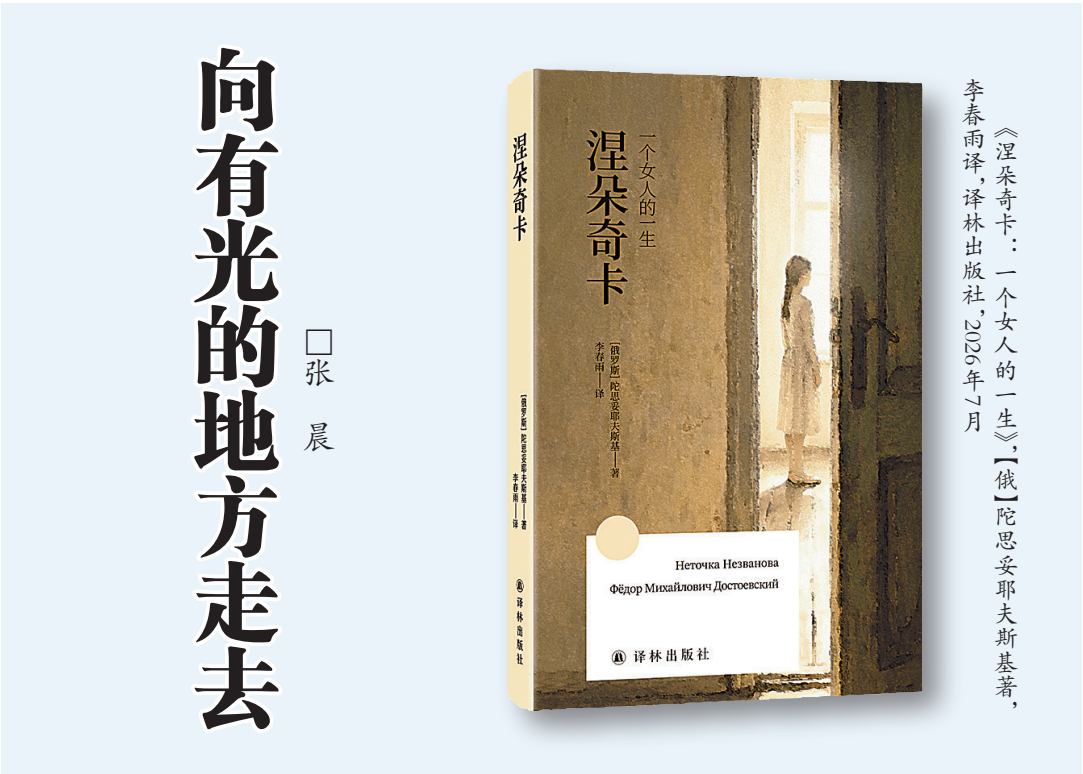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辑手记



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创作的未完结故事，《涅朵奇卡》长久以来被作家诸多经典长篇遮蔽，直到近几年才回归中国读者的视野。在这本不到11万字的中篇小说里，大家惊喜地发现了跨越170多年依然愈发鲜活的话题：原生家庭创伤、讨好型人格的自我救赎、女性的彼此照亮……它不仅是19世纪文学中鲜见的、由男性作家以女性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作品，更是一部细腻精准描摹少女内心世界的先驱之作。女性之间缠绕着甜蜜与酸楚的羁绊，那些朦胧幽微的心绪，那些勇敢炽热的告白，都为我们展露了这位“硬核”作家非凡的柔软与共情力。译林出版社此次推出由厦门大学副教授李春雨翻译的《涅朵奇卡：一个女人的生》新译本。除原作正文外，新增了初版佚文、音频导读、译后记等延伸内容，希望通过更多新颖视角，为读者呈现作品中尚未被涉指的隐秘风景。

被删减的拉里亚与《涅朵奇卡》完整构想

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，都知道他生平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：1849年，他因参加彼德拉舍夫斯基小姐的活动而被捕，先是被判死刑，又在押上刑场的前一刻改判为流放。西伯利亚的十年苦役和流放生涯，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向。回归后，他创作了《罪与罚》《群魔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等长篇巨著。而《涅朵奇卡》恰好是转折前的最后一部作品，1849年开始在《祖国纪事》杂志连载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打算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，故事的主人公除了涅朵奇卡，还有一个叫“拉里亚”的小男孩。与涅朵奇卡一样，拉里亚幼年失去双亲，被好心的公爵收养在家中。在小说第四章，两个孩子公爵家的花房相遇。男孩渐渐对涅朵奇卡敞开心扉，回忆起原生家庭的困窘，甚至将双亲离世归咎于自己的自私。也正是经由拉里亚之口，涅朵奇卡头一次听到“孤儿”一词——就像一个沉重诅咒，不仅意味着不幸，也唤醒了她曾与父亲一起伤害母亲的记忆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文当公爵无意中唤她“可怜的孤儿”时，涅朵奇卡会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。涅朵奇卡将拉里亚称作“我未来故事的主人公”，暗示这个男孩也拥有自己的故事，将与女主人公共同编织起多声部“赋格”。然而，那次荒诞的被捕事件让主人公停在了17岁。从西伯利亚归来的陀氏决定提前结束这个故事，为了使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结构上更贴近独立的中篇，作家彻底抽去了与拉里亚相关的7000余字情节。

长期以来，作家的文集、单行本，乃至全世界所有的《涅朵奇卡》翻译版本，几乎都沿用了删节版。1972年至1990年，苏联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30卷本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》，首次系统整理了作家在各部作品中删减的大量原始手稿和初版文字，这段被隐去的《孤儿拉里亚》才重见天日。此次译者在完成译稿后，又参考《全集》版，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在其他中文版中从未出现过的章节，遂将其补译出来，附在《涅朵奇卡》正文后。这枚失落拼图的重新找回，使整条叙事线索更加连贯、流畅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这个与涅朵奇卡年纪相仿、命运相似的男孩的自白，我们看到了作家更宏大的构思，即译者在“译后记”中总结的：“他想写的，从来不是单个孤女的故事，而是一群受伤孩子的故事。”

还原相互依偎、相互贴近的故事原貌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，无辜受难的儿童与少年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形象谱系。他们或忍受极端贫困，如《罪与罚》中马尔梅拉多夫家的孩子、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》里的小涅丽；或成长于充斥着争吵与冷漠的“偶合家庭”，如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阿辽沙、《白痴》中的科里亚；或长期遭受忽视与精神虐待，如《少年》中的阿尔卡季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伊柳沙。这些孩子因承受了超乎年龄的苦难，而显得早熟、孤僻、极度敏感，甚至展露出强烈的攻击性。同时，陀氏还大量搜集当时俄国报刊上的真实案例，以对话或侧面叙述的方式，将众多受难儿童形象嵌入了几乎所有作品中。他借“儿童无辜受难”这一母题，探讨社会不公、人性之恶、信仰危机等复杂议题，质疑“以一个孩子的眼泪换取天堂入场券”的伦理秩序。《涅朵奇卡》的主人公几乎集中了上述苦难儿童的所有特质，可被看作这一主题的开端。但在这部早期小说中，作家尚未着力铺

展复杂的社会与哲学命题，而是将一大半的篇幅集中于涅朵奇卡的内心蜕变历程，使故事更贴近一部成长小说。

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理解文本的角度，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教授陈方为这版《涅朵奇卡》录制了一段解读音频，读者可以扫描正文前面的二维码获取。陈老师长期从事俄罗斯女性作家创作研究，译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、乌利茨卡娅、雅辛娜等多位重要女性作家作品。陈方认为，不同于后期《罪与罚》等大部头中那些作为“男性命运中的一个因素”而出现的女性，涅朵奇卡是罕见的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女性形象，也是一位完整、丰满的“女性双重人”。她的精神成长，就是在温顺与叛逆、爱与恨、高傲与奉献的二元对立中摸索。

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们，常常拥有自己的镜像人物。歌尔德蒙身边有纳尔齐斯，维特身边有阿尔伯特，陀氏也为涅朵奇卡安排了两个同伴，一个是公爵小姐卡佳，一个是卡佳的姐姐亚历山德拉，她们先后出现在涅朵奇卡生命中，一反一正，铺设起阶梯式成长脉络，涅朵奇卡与卡佳这条“双女主”叙事线，历来最为读者津津乐道。卡佳出身优渥、矜矜任性、无忧无虑，完全是涅朵奇卡的反面，却本能地被这个孤女神秘的身世和沉默的性格所吸引。卡佳明知涅朵奇卡的心意，却故意疏远、折磨她。直到涅朵奇卡挺身而出替卡佳受罚，她才终于放下高傲，以同样炽热忘我的爱去回应。两个小女孩在虚伪复杂的成人世界里搭建起一个纯洁的精神乐园。正是卡佳，让习惯卑微讨好的涅朵奇卡头一次懂得，自己原来也值得被人平等而热烈地深爱。除了记录涅朵奇卡的成长，这里还暴露出作家更为隐性的、在后期的创作中不断发展的观念——当一个高傲的自我向一个甘愿牺牲的自我低头时，心灵就能得到救赎。

如果卡佳给予涅朵奇卡的是爱的原始启蒙，那么亚历山德拉带给她的则是理性、智识上的引导。亚历山德拉自愿充当起心理医生的角色，引导涅朵奇卡说出童年故事，使原生家庭带来的混沌和痛苦得到了解释，而不至于沉积下来，“就这样，一点一点地，一切都得以抚平、归于和谐”。随着涅朵奇卡渐渐长大，她终于发现了埋藏在这个富有、体面的家庭内部的秘密：丈夫在利用妻子的愧疚感对养母进行精神控制，而养母其实与自己一样，是个常年活在“我不配”阴影下的小女孩。小说接近尾声时，涅朵奇卡与自己的监护人已成为彼此依赖的朋友。她独自保守着亚历山德拉的秘密，也终于在亚历山德拉再次受到丈夫羞辱时，挡在她身前，第一次正面反抗强者的霸凌。作品在戏剧冲突最强烈之处戛然而止，如一道强光，将主人公阴暗泥泞的来时路全部照亮。她的成长、她的又一次“醒来”，也在此刻最终完成。

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

《涅朵奇卡》是作家早期创作风格的总结，更是后来宏大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。译者在“译后记”中，将这部作品比作“打磨一系列思想母题的试验场”。后期皇皇巨著中的诸多母题，如对百姓生活的悲悯、对意识分裂的探索、掠夺者和温顺者的冲突、偶合家庭等，均可在《涅朵奇卡》中找到萌芽。涅朵奇卡公爵的继父的伪天才形象预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“超人哲学”和伊万的“理性主义反叛”，涅朵奇卡前期的痛苦、温顺和被迫沉默是索尼娅、纳斯塔西娅等人物形象的前身。但是，在女孩终于从泥沼中爬起来，从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”变成弱者的守护者，从沉默的观察者变成主动的言说者之后，她已经跳出了经典文本中“纯洁天使”和“高傲女巫”的二元对立，以其强大、笃定的精神世界，成了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。

这次推出的《涅朵奇卡》新译本，收录在平装本“方寸经典”名著系列（第一辑）中，从装帧形态到封面视觉呈现，都在传递这个成长故事的亲切、温柔调性：该书采用顺纹纸和锁线空背工艺，质感柔软，可180度平摊；开本只比标准文库本略长一些，单手即可轻松持握。封面的灵感来自书中一个梦幻般的场景：涅朵奇卡独自伫立在藏书室，斜晖从窗外洒进来，一切都流淌着暖光。而我们得以从半掩的门边看到，这个曾蜷缩在角落里的女孩正慢慢长大，在信笺与书页间拼凑起生活的真相。未来，她也会推开门，走向那个“纵然有风暴，有雷雨”但依然值得去亲近、去触摸、去爱的世界。

（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）

创作谈

“山河壮丽，人间值得”

□ 甫跃辉

《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》是一部骑行日记，完整记录了我2023年夏季的长途骑行经历。2023年6月，我开始练习骑行；7月至8月，我从上海松江出发，一路骑回云南保山施甸老家，全程约3600公里，历时33天。途中我坚持每日记录所见所感。最初只打算写一篇万把字的骑行散文，没想到最终积累了近15万字的日记。骑行结束后，我又补充了一篇总结性回顾文章，合辑成书。

这次长途骑行的念头纯属偶然。一天，我在书房用导航查询路线，发现从上海家中到云南施甸老家的骑行里程约为2800公里（实际上路后里程大幅增加）。多年来往返沪滇，火车、客车、飞机都坐遍了，忽然想换一种方式回家。步行耗时太久不现实，骑车倒可行。我随手截了导航图，发在朋友圈。没过多久，老家一位经营UCC自行车门店的朋友主动寄来一辆整车。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，我决定认真完成这次骑行。在上海，我花了一个半月训练，单日最远骑过200多公里。

刚上路时状态不错，一天能骑170公里，甚至200公里。越往西走，海拔越高，单日里程便逐渐下降。进入贵州后，山路连绵，进度明显放缓，但我始终朝着家的方向前进。贵州段是整个行程中最煎熬、最想放弃的路段。从地图上看，我国地势西高东低，三级阶梯一目了然，可坐飞机、火车时完全感觉不到，因为海拔是缓慢下降或上升的。但骑行时，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地势逐级抬升。骑到湖南长沙时，当地朋友就提醒我，西行路段将持续爬坡。穿过雪峰山进入贵州后，几乎一直在上坡，单日只能骑60至70公里。加上当地持续降雨、气温偏低，骑行时出汗，雨衣又不透气，一脱又会被淋透，冷热交替，十分煎熬。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段，也是最想放弃的一段。不过说真的，也没真想放弃——实在骑不动了，就歇一歇，或者干脆叫个货拉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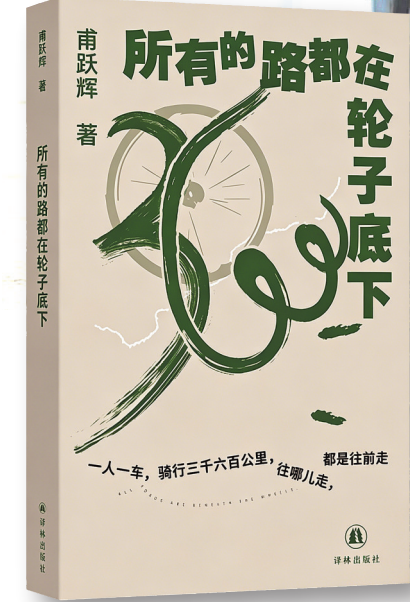
我确实也用过一次货拉拉。那天计划骑70多公里，到傍晚骑了60多公里时，到了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。我本以为翻过分水岭就是通往县城的下坡，但向路人打听后得知前方仍是上坡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沿途大坡紧邻悬崖，实在没法再骑。我只好问路人能不能捎我一段，他们爽快答应，只要30块钱。路上他们悄悄带我去家里吃饭，也不说明用意，把我吓得不轻——我脑子里盘算了好几种逃跑方案。后来他们才告诉我，是想留我吃顿饭。吃完饭，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县城。那次坐货拉拉只走了七八公里，当天我自己实际上只骑了60多公里——那可能是我最艰难的一天。

这次旅途让我难忘的食物是西瓜。因为独自一人，我带了一把瑞士军刀防身，但一路上并未遇到坏人，碰到的都是热心人，那把刀后来便成了切瓜的工具。正值盛夏酷暑，中午热得吃不下饭，只能靠西瓜消暑充饥。最触动我的，是长江边的一次傍晚。那时我沿着长江大堤下方骑了很久，夕阳西沉，我很想上大堤上看一眼。但车子重，路面又湿又陡，我几乎认定自己上不去了。就在太阳即将落下的那一刻，我咬咬牙，沿着那条路猛冲了上去。看到长江落日的瞬间，壮阔与绝美扑面而来，我的心仿佛被豁然打开。“山河壮丽，人间值得”这些词从未如此真切。那一刻，我深感自身渺小，之前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

另一段记忆发生在一次夜间骑行。我深入一片林子，前方出现一座小桥，桥旁亮着一盏路灯，河面上有一抹奇怪的绿光缓缓移动。起初我以为是夜间放鸭的人，靠近后才看清，是一名中年男子脚踏两艘窄船，正用鸬鹚捕鱼。他用长竹竿撑船到桥底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看着他，彼此无言，他随即掉头慢慢离去。那一刻，我差点落泪——此前十几公里的路骑得格外艰难，看到那盏灯，仿佛得到了救赎。天地间暗得只剩我们两人，只有鸬鹚扑水的声音。我庆幸自己能用文字记下这一幕。

回头再看这次出发，实在匆匆忙忙，准备潦草。我带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，比如大量卫生纸和各类药物，其实这些沿途都能买到，白白增加了负重。而必要的准备，比如给车胎打气，我居然一直不会，直到湖北黄梅才由修车铺老板教会。这次骑行简直像个“草台班子”，但一路上我不断吸取教训，积累经验，最终安全完成，并未受伤——尽管也摔过几次，比如，有一次在车上打盹，急刹车时不小心捏了前刹，整个人摔了出去。不过这些磕绊，倒也让旅程更加真实。

这次骑行，我有很深的感触。首先真切地看见了世界的丰富。亲身走出去骑行，才发现中国远比书本和想象中辽阔。这也是我从原定一万字短文，最终写成15万字日记的原因。这本书在我所有出版的小说、散文、诗集里格外特别，我不确定日后是否还有勇气再开启同等距离的长途骑行。39岁完成这次独行，是人生难



《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》，甫跃辉著，译林出版社，2026年5月

得的体验。骑行带来的改变不止停留在身体层面，更融进了我的思想与认知，往后的创作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，许多影响甚至是我自己都无法察觉的。

其次是更愿意相信普通人的纯粹善意。我虽认同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，出行安全也需留心，但一路上遇见的陌生人全都十分和善，没有任何人刁难我。印象最深的是途经湖南时，我水粮耗尽，又饿又渴，路边一户瓜农在自家摊前卖瓜。我停车打算买瓜，光膀子的老板却说“不卖”，我当时还以为他不愿卖给我这个外地人，结果他笑着让妻子挑了一个最好的西瓜免费送我，切好让我当场吃。吃完我提出再买一个带在路上，对方依旧执意赠送，自始至终没有问我的姓名、职业和去向，那份善意特别纯粹。一路上类似温暖的小事数不胜数，也让我始终愿意对陌生人保有善意。

骑行途中，有人问过我：做这件看似无意义的事，到底有什么价值？当时我没有作答，现在想来，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。提问的是湖北大别山一带卖西瓜的年轻小

伙。我去买瓜时，他问：“你是不是失业了？是不是没工作？”他还带着一丝不解甚至愤怒，说：“你干这么没意义的事，有什么意义呢？”我当时心里想：你都说了没意义，它还能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没有意义。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莫名，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时我答不上来，现在其实也很难说清。我们好像总要在生活中追究一个意义——做这事有什么意义？吃好吃的有什么意义？喝顿酒有什么意义？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？写一部小说有什么意义？那么多人去环球旅行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们活这一辈子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把任何事，无论大小，都拿来问一句“有什么意义”，我们其实很难回答。人的一生，许多事是不得不做；但也有些事，并不为稻粱谋。比如钓鱼，钓一天可能只钓上一两条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去市场买要划算得多。但我渐渐觉得，所有这些事的意义，就在过程之中。

事实上，当我离开书斋，真正骑出去之后，才发现这件事一点都不无聊，丰富性远超我的想象。所以，3年过去了，每当有人提起这段经历，我仍然津津乐道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有意思，本身也是一种有意义。更何况，当初还没出发时我就想过：如果我真的完成了，等七老八十，甚至更老，那时连跨一条小水沟都跨不过去，再回望这场骑行，该是一件多么牛的事。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比我年轻，我在其中算是大龄长途骑行者。以这个年龄干了这样一件事，多么有意义。

（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师、武汉文学院签约作家）



译林出版社

译林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